# 花木兰新编

花木兰代父从军之后，因家传武艺高强，且待人和善又负责，不久之后已得到上头的信赖和同僚的喜爱。再加

上天生的好面孔和纯真的气质，每个人都很照顾她，一点也不介意她的一些怪癖，像不喜欢和大伙一起洗澡啦，从

不打赤膊，且也不喜欢和他人动手动脚等等。

日子便这样的过去，直到行军的第二十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其实那也是花木兰不好，是她太大意了，完全忘

了父亲的嘱咐。

这天大军行至一个大温泉旁，所有的军官皆高兴的不得了，纷纷跳入温泉洗个痛快。花木兰羡慕的要死，但又

无可奈何。明明想洗的要命，偏偏人家来问她时还得说自己厌恶洗澡。花木兰生性爱洁，而且已经二十天没好好洗

澡了，到了深夜终于忍不住，看看周围所有人都睡了，便偷偷起身到温泉边去看看。

一看果然不出她所料，一个人也没有，且离军营也有一段距离，不怕有人忽然出现。她高兴的跳了下温泉，又

是玩水又是游泳的，玩的好不高兴。她刚开始还穿著衣物，一会儿终于忍不住脱了个精光。

洗了好一会儿，花木兰终于满足了，正打算起身穿衣时，忽然一只大手伸了出来，圈住她毫无遮掩的胸部，硬

将她拉回水中。

「你是谁？」那男子有低沉的嗓音，此刻又因勃发的欲望而越加沙哑，不过还是黄花之身的花木兰自然不了解，

只知道自己给人知道了自己的秘密，那是犯下了欺君之罪，是要诛连九族的。

「我是住在附近的村姑，常来这儿洗澡。你是这军中的人吧，快快放开我，不然可是犯上了强抢民女之罪！」

花木兰努力挣扎，可那只手却一点也没有松手的意思。

「……妳不是村姑，这方原十里外没有村庄，妳也不像一般的村姑。妳到底是谁，快快招出。」那男子一只手

臂紧紧的困住她，另一只开始在水中抚摸着她的身体。

「我是村姑！我是村姑！你快快放开我！」花木兰虽不解人事，但也知道那男子不怀好意，死命的挣扎，怎耐

那男子武功高强，什么挣扎全不管用，只是使自己的身子更贴近他的而已。

那男子忽然的吻住了她，高超的技巧吻的花木兰头晕脑胀，一只手在水中轻抚她的乳尖，另一只手悄悄的探入

她的私处。

花木兰如触电般一震，啊一声的叫了出来。但随既感到羞耻，泪水不争气的流了下来，「求求你放过我吧……

求求你，不要这样……」

那男子邪邪一笑，舔上了花木兰秀气的耳朵。花木兰的耳朵极为敏感，又加上身上有两只手在兴风作浪，一时

不能自己，身子软了下去。

那男子潜入水中吻住花木兰的乳尖，修长的手指开始在花木兰的处女地中抽插。花木兰脑中一片混乱，享受着

重未有过的极乐，任着那男子为所欲为的爱抚自己的身体。

那男子见花木兰已经臣服，便抱着她上岸，继续膜拜她的身子。他吻遍了花木兰的身子，手指一直没离开那宝

地的抽插着。花木兰无力的躺在地上，不停的喘气，意识模糊。

那男子见花木兰已经准备好接纳他，便轻轻的分开她的腿。他把自己坚挺的欲望放在花木兰的两腿之间轻轻的

磨着，有时已放进去了一点，但却又立刻抽出来。他又吻上了花木兰完美的乳峰，用牙齿轻轻的啃咬着，使她酥麻

难受。一只手指伸进了花木兰的口中，而花木兰本能的吸允。而另一只手则继续在蜜色的肌肤上游移。

「啊……放过我吧……求求你，不要…不要…啊…嗯……」花木兰早已没力气抵抗，但毕竟还是少女，贞节重

过一切，只能出声相求。

那男子闻言，冷哼一声，忽然又把手指伸进花木兰深处，但只一会儿，便伸出，并且反身离开花木兰。那男子

由一个大石头旁找出衣服，并开始穿衣。

「我雷流风从不勉强不愿意的女子，起来吧。」雷流风把花木兰的衣服丢给她。花木兰闻言松了一口气，虽然

心中也有些不舍，但终究还是自己清白之躯重要，心下一松，便要起来穿衣。但才坐起却立刻倒了下去，全身开始

发烫，私处中另有一种酥麻的感觉，那种感觉开始漫延全身，似乎有千百只蚂蚁在自己身上轻轻的啃咬，比方才那

男子对待自己的手段还厉害千万倍。

「啊……嗯…嗯……要……你对我作…了什么……」花木兰在草地上打滚，希望清凉的地上可以使自己发烫的

身体凉快一些。

雷流风已然穿好衣物，站在一旁笑看着自己的杰作。「我方才把百合媚药放进妳的里面，你会？弃一切女子的

矜持，而变成一个荡妇。妳会想想要男人至发狂的境界。若一直没有男子来和妳相合，妳将会维持这样直到渴望而

死。我现在要走了，妳一个人好好品尝这滋味吧。如果你能熬到明日早晨，那时便会有士兵们前来净身，他们皆是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见到了如此这般活色生香的景色后会怎么对你…呵呵…想必妳自己也清楚。」

「不要……不要，求求你帮帮我……求求你……」花木兰拉住雷流风的裤脚，泪流满面，苦苦的哀求。

雷流风邪邪一笑，蹲下来看着花木兰，「帮妳是可以，毕竟我最喜欢帮助美人了，可是我已经不想要了，如果

妳要我帮妳便自己来用。」

「什么？」花木兰不了解，但发现他的皮肤能待给自己清凉感，便本能的往他身上靠去，磨磨蹭蹭的，一脸舒

适，像只向主人撒娇的猫儿。

「这样就对了，我就在这里随妳处置，妳若想我满足妳，妳便要挑起我的欲望。」雷流风轻抚花木兰的脸颊，

花木兰则侧脸贴住他的大手。

「我不会…」花木兰倒在雷流风怀里，轻轻的扭动着，并舒服的叹了口气。

「妳会的，那百合媚药会教妳怎么作的。」雷流风轻抚着花木兰的长发，低声邪邪的轻笑。「首先，先吻我，

像我方才吻妳一般。」

花木兰听话的吻上他的唇，学着他把小舌探入他的口中。两人的舌在彼此的口中交缠，逗弄，那雷流风是个中

高手，慢慢的引导花木兰。

他们不断的吸允，逗弄，直到终于喘不过气来了才肯分开。雷流风慢慢的离开花木兰香甜的唇，舌尖由花木兰

口中牵出一条细丝，说不尽的风流淫邪。

花木兰开始在雷流风身上轻轻吻着，舔着，啃咬着，几乎吻遍了他的上身，而他只是静静的躺着由她自己发掘

着纯男性的身体。花木兰虽已注意到雷流风的坚挺已蠢蠢欲动，但毕竟还是个处子，怎么也不敢去碰那巨大发烫的

东西。花木兰一丝不挂，双腿跨坐在雷流风坚硬的大腿，她本能的移动腰部，私处轻轻磨蹭着大腿。水由里面不停

的流出，已沾湿了雷流风的大腿。

「嗯……嗯……求求你…啊…我好难过，天！喔……」花木兰无法由自己的举动满足，心中体内皆空虚不已，

只能不停的喘气娇吟着。

雷流风见已是时候了，便将手指再度探入花木兰已然湿润了的私处。

「喔…天……」花木兰忽然达到高潮，如雷电般一震后，全身抖个不停，最后终于倒在雷流风怀里，晕死过去。

雷流风见此又是邪邪一笑，手指开始在里面轻轻抽插，另一只手再度攀上乳尖轻轻揉捏、爱抚。

花木兰好一会后才因全身的兴奋而呻吟着醒过来，见了雷流风正在对自己所做的亲密举动后只是脸微微一红，

并将小脸埋在雷流风颈间。

雷流风淫邪的笑着，大手握住花木兰的小手一路来到自己坚挺的欲望。花木兰吓了一跳，但随既握住它，两只

小手轻轻的爱抚着。她轻柔着轻抚着它，像是触摸什么稀世珍宝似的。花木兰同时也好奇它的构造，一边研究着，

一边轻轻的玩弄，有时还用指甲轻轻的戳着。

花木兰正玩的不亦乐乎时，忽然听见一声低吼，随既整个人便被雷流风转身一翻，压到了下面。两人的身体紧

密的贴着，再无一丝空隙。

雷流风胸膛起伏不停着低喘着，好象是再忍受一种极大的痛苦，口中不停的低语什么自制，理智，乱了什么的。

花木兰一时不忍，便伸手环绕着他的胸膛，想给他安慰。

谁知道她才碰到他，他便像疯了一般粗暴的分开她的大腿放置在自己肩上，坚挺的欲望用力一顶，镶进了她的

深处。

花木兰痛极了，手指甲陷入他的手臂，不停的摇着身体，想甩掉疯狂的侵入者，但此举只使的那巨物更深入。

雷流风把自己放入花木兰的深处后舒服的叹了一口气，享受着她又紧又湿又黏的信道。等她比较习惯他后，他再慢

慢的抽出，到快出口时又慢慢地进入，存心想逗疯她。

「不样这样……求你…给我……喔……喔……」花木兰此时已不那么痛了，只是深处似乎有一种空虚正无情的

折磨着她，令她痛苦渴望至极。

「给妳什么？妳要什么，告诉我，我就给你。」他又淫邪的笑了起来，依然是在深处轻轻的擩动着。

「我不知道，不知道…」她痛苦的叫着，泪流满面。

「算了。」他难得怜惜的舔着她颊上的泪水，开始满足花木兰和自己。

他的坚挺开始在花木兰的深处急抽狂送，每一出一进便好象更深入一般，花木兰本能的扭着腰迎合着雷流风，

他的低喘和她的娇吟混合再空气中，型成一种淫靡抚媚的气氛。

花木兰的深处似乎有一点随着雷流风的抽插不停的伸高，眼看就要到达顶点却老是缺那么一点。直到雷流风忽

然低喝一声，一股热流由他的欲望送入她深处时，她忽然一阵晕旋，全身不停的抽搐抖颤，整个人像是飞了起来似

的，说不尽的舒服满足。

雷流风和花木兰双双抵达高潮后，双手交握的躺在草地上不停的喘气。两人无语，只是回味着方才的一切。一

会儿后，还在花木兰深处的欲望忽然又坚硬起来，花木兰所重的百合媚药的药性也还没解，于是两人又是一阵翻云

覆雨。他们便是这样的度过一整夜，直到快黎明时他们才昏睡过去。

隔天花木兰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身上所盖的锦被和身旁的羽毛枕都说明她身在大户人家

的房间里。

花木兰想坐起来，却全身酸痛不已，尤其是大腿间，更是不停的提醒她昨夜的疯狂。虽说中了媚药的是自己，

但那人却比自己还淫欲，不停的索求，直到自己累的昏睡过去。

她勉强站起来，却发现自己一丝不挂，脸一红，便用锦被围着自己在房间四处看着。好漂亮的地方！花木兰想

道。她出身军人之家，家中多以简扑为美德，决少装饰品。而这间房间奢华之至，每一样物品摆饰皆是最精致最高

级的。尤其是那穿衣镜，更是令她惊讶。镜子是极奢侈的物品，巨富人家有梳妆小镜便已稀有，何况是有一人高的

穿衣镜！更是重未听闻，别说见过了。

花木兰好奇的打量镜中的自己，她其实重未见过自己真正的模样，水中的倒影又模糊不清，这次真是大开眼界。

她好奇的看着镜中熟悉又陌生的人儿，及肩的黑发，大大的杏眼，柳眉，红肿的小嘴……提醒她昨晚她曾被尝的多

彻底。

她慢慢的拉开锦被，看着自己妙嫚的身材，蜜色的肌肤上红红紫紫的满是吻痕。她想起昨晚，不经意的伸手去

触碰乳房上的吻痕。

一只大手像昨夜一般忽然的伸了出来圈住她的腰，另一只罩住她的乳房，取代她爱抚她的胸部。花木兰大吃一

惊，使劲的推开他，但他还是一动不动。

「放开我！」花木兰拼命挣扎，并尽可能的遮掩自己曝露的身体。

「遮什么？」雷流风觉得很有趣，邪邪一笑，「昨晚不看遍了，摸遍了。还有什好遮呢？便是妳最私密的地方

……」

「住口！昨晚是个错误…」花木兰恨恨的道：「我决不会再让那种事发生在我身上。」

「是吗？昨晚我看你很喜欢嘛，我要走妳还一直求我留下，还紧抓着我不放呢。」雷流风笑容渐退。

「那是你给我用了媚药，若非如此，我又怎么会……」花木兰愤恨不已。

「是吗？为求事实，咱们在实验一次吧。」雷流风手指轻轻摩擦花木兰的粉红色的乳尖，大腿夹住花木兰的身

体，轻轻的蠕动。雷流风伸出灵活的舌头，轻舔花木兰的肩膀，手同时探入花木兰的私处，轻抚花木兰女性的核心。

「啊……」花木兰受不住刺激，轻喊了出来，但随既红了脸，咬紧牙关，再不出声。

雷流风听到的花木兰的呻吟后，轻笑了一声，开始更猛烈的功势。他点了花木兰的软麻穴，令其动弹不得。拉

着花木兰躺在波斯长毛地毯后，深深吻住花木兰。他的舌头再花木兰口中兴风作乱，吻的花木兰气喘连连。

他的舌离开花木兰的唇后便一路往下，吻上了乳尖，之后便到的花木兰最私隐的地方。

「不要，不要！」花木兰动弹不得，只能由他为所欲为，但依然觉得十分羞耻，只能出声叫道。雷流风不理她

只是自顾自着轻舔花木兰女性的核心，令花木兰不停的颤抖，但依然死咬着银牙，不出一声。

当他的舌头探进花木兰湿润的信道时，花木兰觉得自己的骄傲及贞节已完全被毁，泪水不争气了流了出来。尤

其她明白自己心中其实不希望他停下，且又期待昨夜里他所带给她的愉欢，心中更是不齿自己。

花木兰觉得有一个软软的事物再自己里面轻轻蠕动，比手指更有一种变态的感觉。她的双腿被雷流风用手以大

字型的分开，另一只手轻抚她女性的核心。花木兰受不了这种刺激，忽然感觉她的深处一热，开始不停的收缩，水

也大量的流出。雷流风觉得是时候了，便把花木兰压趴在那穿衣镜上，双手握紧了光洁的屁股，由后面深深的进入

又热又紧的信道。

「看着镜子，看妳自己脸上的表情，看妳有多喜欢我现在对妳作着事。」雷流风在她耳边轻吹一口气，低声笑

道。

花木兰受不了诱惑的张开原本紧闭的双眼，看见了镜中的他和自己如野兽边的交媾着，而自己脸上的表情如痴

如醉，又是痛苦又是欢喜，简直如荡妇一般，哪还有黄花闺女的样子。

「不！」花木兰痛苦的尖叫，疯狂的想摆脱他不停深入自己深处的欲望，怎奈实在动弹不得，只有闭上眼睛由

雷流风任意的奸淫自己。

花木兰虽然心中极不愿意，但身体毕竟是诚实的，随着雷流风每一次冲刺，渐渐到达了顶点。雷流风在最后的

冲刺便能把花木兰送到天堂的前一刻忽然停了下来。他完全的抽身，令花木兰倒在地上不停的抽续，两眼发痴，水

不停的由深处流出来。

「嗯……嗯……」花木兰终于忍不住的开始娇吟，口水不能控制的由嘴角流出。

「想要吧？」雷流风淫邪的大笑，「我最爱美人求我，说！我就满足妳。」

花木兰已失去理智，便要开口求他，但一转头，却看到了镜中自己的淫荡模样，立刻恢复了一些理智，紧咬银

牙，死也不出一声。

「够硬，好。」雷流风冷笑，伸手轻抚了花木兰乳尖一下但立即收手。花木兰一震，本已敏感至极的身体哪手

的了这种刺激，便越加渴望，身体抖动的更厉害。

雷流风又伸手摸了摸花木兰私处一下，花木兰忽然跳了起来，爬到雷流风身上，不停的摩擦自己的私处。

「流风哥哥，我……饶了我吧……我要……流风哥哥……我要……求你，求你。」

雷流风听到花木兰求饶后一震，立刻把花木兰翻转过去，再一次的进入她。

他疯狂的抽插，她死命扭着腰配合，两人高潮不断，一直到双双昏过去才停止。

接下几天雷流风索求不断，他不管白天晚上的随性所致，花木兰起居饮食皆在这房中，一步也没有出过房门。

有好几次花木兰都想问他这是什么地方，他又要关住自己多久。怎耐那雷流风一接近她便吻住她，上下其手，不一

会儿又已进入了她，令她几次想问都没机会。

一日，她趁雷流风不在想偷溜出去。才打开了门探了头出去了一会，便被两个孔武有力的大汉拎了回房。但那

一探也足够令她惊讶和思索好半天了。她一直以为她已在那晚被雷流风掳到不知什么地方了。她如何都没想到她居

然还身在军营之中。

而这个她一直以为的奢华大房间居然是军帐所搭成的！这真是太惊人了，此处的摆设便是在大富之家都嫌奢华，

更何况这儿只是个临时住所。军队行军多已简便为要点，但此处的摆设繁杂精致的吓人，若要每日移动，肯定是件

极麻烦的事。这雷流风到底是什么身分，居然是这军中的一员，但又享有连大将军都没有的待遇！

不管如何，花木兰在心中盘算着，她一定得逃出去。一直在这地方待着也不是办法，自己是代父从军来的，可

不是来这儿当军妓的！再不回去，自己大概会被以逃兵罪论处。如果外面便是大军，她逃走便容易多了。她只需要

想办法对付门口的守卫，不需要再想法子回到军中。

花木兰穴道被封，又加上连日来的欢爱，身体使不出一点力不说，甚至酸痛不已，连下床都很勉强。正在想法

子好智取时，忽然听见外面一阵吵杂声。好象是有人要进来，但守卫不让进。

「你们反了吗？居然敢挡住我的去路！是不是忘了我是谁了？」花木兰听到一个英气低沉的男子声如是说道。

「大少爷，您老人家就饶了我们吧。」其中一名守卫苦苦哀求。

「三少爷有交代，在他不在时没有人可以由里面出来或进入他的军帐。若是破了例，便要砍了我们。您也知道

三少爷向来说到做到……求求您，就饶了我们吧！」

「笑话！你们死活关我啥事？」那男子狂笑「他能砍了你们，你难道以为我就不能吗？」

那男子再没阻碍，门一推便走了进来。那男子生的极好看，英气十足。那雷流风也好看，但和他却是不同型的。

如果雷流风有月光的阴柔邪气，眼前这名男子便有耀日的辉煌贵气。

花木兰极少看到如此耀眼的人物，一时没回过神来。一丝不挂的身子倒有一大半没一点遮掩。直到花木兰注意

到那名男子眼中的欲望，才回过神来，红着脸拉起锦被遮掩自己。

「难怪外头重兵把守，原来他的帐子里藏着一个美娇娘。」那男子一楞，随即笑道。

「我不是他的女人，我是被他掳来的！你又是谁？是否可以帮助我离开这里？」

花木兰正气道。

「我是谁？」耀日一笑，「我叫耀日。掳人？小事罢了。可不可以帮助妳？

可以，但我帮你又有何好处啊？」

「君子除强扶弱，又要什么报酬？」花木兰理所当然的道。

「不不不，我从不作赔钱的买卖。妳要我帮妳，就要付出代价。」

花木兰迟疑了一下，才问道「你要什么？」花木兰其实隐约可以猜到他的意图，但还是希望自己的运气并不是

那么背。

「妳令人销魂的身子。」耀日嬉皮笑脸的道。

花木兰虽隐约猜到，但听到这话身子还是一震。她想了一会便作了决定。

「好。」她想雷流风看管她极严，这个机会跑了，可能再没有了。反正她的身子已是不干净的了，眼前这人看

起来又不差，便是给他一次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你先带我离开这里吧。」花木兰轻叹一声。

「不用了，便在这里作。雷流风这小子死会享受的。这方圆百里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好了地方了。」

「他快回来了！」花木兰不敢置信的道。

「这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

花木兰看着他胸有成竹的样子，相信了他。

花木兰由丝绸堆中站起来，一丝不挂的走向他。「我不是太精于此道……」

花木兰站在他面前，羞涩的道。

「没关系。」他难得温柔的道。

耀日伸手轻轻碰触花木兰的脸颊，由脸颊往下，滑下胸部，小腹，最后灵巧的滑入她的私处。他修长的手指深

入其中，缓缓的抽插。

花木兰脸又是一红，依靠在他的怀里，手臂绕着他的窄腰，让自己身体的每一吋都紧密的贴着他。

耀日吻住花木兰，灵巧的舌深入其中兴风作浪。另一只手则攀上乳峰轻轻揉捏。「妳好美，这么热情……我怎

么能不触碰妳。」耀日再花木兰耳边热情的低语，热热的呼吸吹到花木兰耳里，令她一震。

花木兰轻轻解开他的上衣，双手爱抚着他阳刚的古铜色身体。花木兰长期练武，手掌自然不如一般女子细嫩，

但粗燥的手心抚过皮肤时更有感觉。花木兰用舌和牙爱抚耀日的胸肌，印上了无数个吻痕。花木兰慢慢的解开他的

裤子，小手握上他的坚挺。花木兰不好意思去看，所以不知道他的尺寸。直到握上了，才吓了一大跳。

忽然放了开手，往后退了一步。耀日没想到她会忽然倒退一步，私处中的手指还未来的及抽出，为了避免伤到

她，他只好随她往下倒去，两人于是纷纷倒在床边。他们的身体紧贴着对方的，没一丝空隙。耀日一笑，抱着花木

兰转身倒在床上。

花木兰感觉他巨大的坚挺在她的私处上摩擦着，有点害怕，她初经人事，对男人依是陌生的很，所以不知道男

人生理该是如何。但耀日的坚挺明显的比雷流风的巨大多了，她不知道如何将那巨大的事物放入自己的私处中。

她用手轻轻触碰着，抬头担心的道，「我害怕。」

耀日闻言大笑，安慰花木兰道，「放心，我越兴奋那里就会越变越小。」

「是吗……」花木兰有点怀疑，但还是相信了他。

「妳用妳的小嘴，」耀日用手轻点的一下花木兰的唇。「爱抚我那里，它就会越变越小了。」

「我不要！」花木兰红着脸拒绝。

「随妳，但我可先声明，我那里对初经人事的小姑娘可是大的吓人，你若不让它变小，它可会撕裂妳的。」耀

日一本正经。

花木兰不是太相信，但耀日的双手不断的在她身上揉捏。她心中忽然有着一股冲动想看眼前这个男人为她疯狂

的模样。

花木兰不发一言，依是红着小脸，往耀日的坚挺移去。她轻张小口，伸出小舌来轻舔了那热的吓人的事物一下。

感觉着耀日忽然触电般的抖了一下后，花木兰满意的继续下去。

她轻吻着它，有时也伸出小舌轻舔。最后，才轻张小口含住那巨大事物的前端。本能的倾吐着，又用舌尖轻点

着。花木兰虽从来没有这般经验，因此极为青涩，她的纯洁和热情更令耀日疯狂。

耀日再也受不住花木兰的挑逗，他在床上躺平了，且立即分开花木兰的大腿，让她跨坐在他小腹上，并用那越

见巨大的坚挺摩擦的她的私处。

花木兰不由自主的呻吟起来，并感觉那坚挺越见巨大和烫人。「你骗我…」

耀日一笑，双手握住了花木兰的细腰将她提起，并对准着自己的坚挺重重落下。

「啊……不……好痛……停……停下来！」坚挺一下便在湿滑的信道滑入深处，花木兰初经人事，小小的信道

容不下耀日如此巨大的坚挺。她痛的像被活活撕裂一般，不停的呻吟。

耀日也不再动，只是停下好让花木兰慢慢适应他。渐渐的花木兰的身体慢慢的习惯了，私处内的水越流越多，

使花木兰的痛楚少了许多。

花木兰扭着腰想替自己找个比较舒服的位置，谁知道才一动耀日便低喘。花木兰觉得有趣，便更用力的扭着腰，

像像骑马一般。有时也轻轻抽出，再用力坐下去。搞的耀日不停的低喘呻吟。

花木兰第一次有掌控权，玩的不亦乐乎，双手更是顽皮胡闹，她一只手伸到他们俩的接何处，轻轻揉捏，另一

只手玩弄着耀日的乳头，有时也弯下腰去深深一吻。看见耀日那副又是痛苦又是满足的脸，她不免娇笑出声。银铃

般的笑声充满整个房间，也令耀日着迷的看着她。

「妳真是个小女巫，美丽淫荡，轻易便勾走男人的魂。」耀日这话本是称赞花木兰的话，但花木兰一听便是一

震。她几天前还是冰轻玉洁的处子，守身如玉。

现在看看自己，淫荡的骑在男人身上，快乐的和男子交欢，那和青楼妓女与淫娃荡妇又有何分别？

「不……不……我不是……不是……」花木兰悲哀的喊叫，泪水如珍珠一般一串串的掉在耀日胸膛上。

耀日极为惊讶，想用手擦花木兰的泪水。花木兰一惊，连忙从耀日身上跳起来，也不管身上一丝不挂，便要冲

出房去。耀日虽然惊讶，但也马上反应过来，轻轻一跃便抓住了花木兰。

耀日欲望已到了极限，再也没心思和花木兰玩游戏。他将花木兰抓回床上，并将花木兰双脚分开，一挺，坚挺

便深入她的柔软。

花木兰心中不愿，但连日雷流风的调教已使她身体十分敏感，她身体是诚实的，双脚自动围住耀日的窄腰，随

着耀日的冲刺扭了腰身配着。

花木兰正在高潮中，虽有一根沾满黏液的手指探入她的后庭，她还是没怎么注意，只是觉得不太舒服而已。那

手指一抽出，代替手指的是巨大烫人的坚挺。

那坚挺一冲而入，随着耀日的率动开始用力的抽插。花木兰早在那坚挺深入自己后庭时受不了巨大的痛楚晕过

去了。

一会儿，又因痛苦而醒来。私处里有耀日的疯狂的抽插的，花木兰一转头，见着了归来的雷流风在自己的后庭

有规律的抽插着。花木兰像三明治般被夹在两个精壮的男人之间，两人的坚挺同时在花木兰深处抽插着。

如此的经验，便是一双玉臂千人枕，一点朱唇万人尝的青楼妓女也少尝过。

花木兰泪水不停的留下，一会儿，又因这种可怕的羞辱而再度晕的过去。

雷流风冷笑，再度把那百合媚药放入花木兰深处，坚挺也有条理的率动起来。

一会儿花木兰因渴望而醒，身体再也不痛了，取代的是一波波的欢愉和情欲。

她随着他们两人率动着。口中浪叫娇吟不断：「流风哥哥，好……好……我爱你……我爱你……耀日哥哥……

别停啊，我还要，还要……兰儿要更多，更多……」

雷流风和耀日受到花木兰的鼓励，便更加卖力的冲刺着。到达顶点时，雷流风和耀日双双将热流射入花木兰深

处。三人合在一起颤抖，抽搐，直到慢慢静止。

三人休息了一下后，雷流风和耀日立刻恢复，两人有默契的互换了位置，一人在前一人在后又朝花木兰深处冲

刺了起来。

三人沉浸在欲望交媾的漩涡中，一直不肯放手。由下午开始一直交合着，直到隔天早晨才昏睡过去。【完】